

一個「香蕉」的自白

我們這些ABC（American-born Chinese在美國出生的華人）也被稱為「香蕉人」，意喻外黃裡白。1987年我剛來中國教英語時，我既不會說也不會聽漢語，斗大的字更是認不得幾個。至今難忘的是，有次與中國朋友聊天由於無法交流，便跑出去找來位漢語講得呱呱叫的美國朋友，為兩個一奶同胞充當翻譯，那一刻我真羞愧極了。當美國人與中國人用漢語熱聊起來時，我傻傻地愣在一邊插不上話。中國朋友還打趣說：「啊呀，這不是他欺負咱中國人不懂中國話嘛。」又轉向我埋怨道：「你也太慘了，連鬼子都能開口，你居然張口結舌。」就這樣，做為一個百分之百純血統的華人同時又是一介中文盲，我在中國生活期間經歷了許多悲喜錄。

文盲的尷尬

終於，我的漢語也朗朗上口了，但不識字的煩惱令我一上街就頭大。記得第一次買東西因我尚認不清人民幣，付賬時就被售貨員訓了一頓：「快一點呀，磨蹭什麼。」她把我當成中國人給罵了。學校小賣部的商品都擺在櫃臺後面的貨架上，我念不出商品名，只好比比劃劃地要人家拿。售貨員不耐煩地呵斥：「你到底要什麼，說名字呀！」

每當我窘得臉紅到脖子更坦白不識字時，中國人總瞪著我的臉瞧怪物似的相上一陣。一次我去買面霜，詢問產品的功能。售貨小姐掏出來一張說明書說：「自己看吧。」我一下子傻了，坦誠相告看不懂。小姐來了句：「真看不出，你這麼體面的人居然不認識字。」然後好心地拿過說明幫我讀起來。就這樣每次我告訴中國人自己多麼文盲時，同胞們皆會嚇一跳接著便十分驚異地問：「這怎麼可能，你這麼年輕沒上過學嗎？50年前

連農婦都進過掃盲班呢。」當我解釋自己是美國華人時，中國人仍固執地表示：「美國華人也是華人呀，你怎麼會沒學過中文呢？」中國人的概念裡，只要是華人，不管你生活在世界的哪個角落，生下來就天經地義應該學習方塊字。若連自己的母語都不懂看，豈不是數典忘祖？

做為一介文盲，去飯館吃飯是個嚴峻的考驗。最省事的法子就是衝著服務員背誦肚子裡藏的幾個菜名，若趕上人家沒有這些食譜，那我便採取第二招，悶頭瞪著菜譜猜起字謎。比如我認出來一個牛字，那麼我就趕緊點牛字菜，至於是陳皮牛肉還是紅燒牛肉什麼的我一無所知，到了嘴裡是個啥風味就只能聽天由命了。我還認識雞、鴨、豆腐和菜這麼幾個字，至於什麼口味的雞鴨、什麼品種的蔬菜，只好端來什麼就吃什麼，沒資格挑揀。有時碰上我運氣好能看懂麻婆豆腐、上湯豆苗，我便毫不遲疑地叫下來，所以通常上飯館吃什麼，吃多少全憑當時我能蒙出來多少字。還有時我盯著菜譜越猜頭越大，便乾脆請教服務員：「你們今天有什麼特色菜呀？」每回問人家這句話時我內心都犯嘀咕，因《紐約時報》上一位著名大廚撰文告誡食客，在餐館點菜的頭一大忌是，切勿點該餐館隆重推介的“Today's special”（今日特色菜），因那通常是該餐館這幾天堆積賣不出去的剩貨，急需今天處理掉。果然服務員一聽我讓她來推薦，忙俐落地報出來一串菜名，我聽懂了什麼就叫什麼。

老美比你懂漢語

我與美國朋友外出旅行也常逗事連篇，身旁老美好友聽說寫中文樣樣了得。在杭州郊外，美國人用他那口流利的普通話攔住一中年人問路，那男人見一個白臉對著他講話，一下子

沒反應過來鬼子會漢語，居然沒聽懂老外說了些什麼。我只得又重覆了一遍，這次他總算聽懂了華人的中國話。然後美國朋友請他在地圖上幫我們指點出來，他又是不理睬老美扭過臉來對著我解釋起來。顯然他覺得對一個白人講漢語很滑稽和不合邏輯，我自然看不懂地圖上的漢字，這時一旁的美國朋友已在地圖上圈出來了。這下那男人總算看出門道來了說：「鬧了半天，這老外懂中文。」

在杭州火車站，美國朋友問咖啡廳小姐去上海的火車在哪個月台發車。小姐聽後同樣轉過臉來對著我說：「告訴這個老外，去上海的火車在三號月台，時間還早，他可以多喝一會兒咖啡。」老外開口講中文，對面的中國人就是感覺不對勁，不搭理老外而是轉回頭來疑惑地問我「這老外說什麼呢？」這類笑話常見。惹得我的美國朋友戲說中國人一見老外開口講中國話，就跟見識猴子開口講人話似的吃驚和轉不過彎來。另外的怪事是，不只一次中國朋友感慨：「啊呀，真奇怪，你說的外語我聽得懂，那些老外說的外語我就聽不懂。你們說的外語還真是不一樣。」這令我和「老外」們都很詫異，我也是與生俱來講一口美式英語呀！我想這大概是心理作用，中國朋友面對一個白皮膚的外老衝其講英語時，他們可能由於恐懼和心慌而影響了聽力。

有些中國人總覺得我的模樣不人不鬼。有次在西安一間旅館，清潔婦端詳著我半天，終於忍不住發問：「你是哪裡人呀？」我說我是美籍華人。她馬上說：「啊呀，我說的呢，你看上去就是四不像、怪怪的模樣。」我說：「我是在美國出生長大的。」她恍然大悟道：「呦，所以你就長成這副不中不西的模樣了。還真是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呢，看，吃外國

菜長大的連中國臉都變形走樣了。」其實我長相像我媽，我媽是地道的湖南人。我猜想這可能是因我說話的語氣腔調，再加上表情、舉止、神態與土生土長的中國人有些差異，令大陸同胞在感覺上就產生錯覺了，覺得我簡直是半土半洋的怪物。

美籍華人也是真正的美國人

中國人常常喜歡問：「真正的美國人究竟是什麼樣子？」這真把我給問蒙了。我發現，每當我自我介紹是美國人時，中國人的反應都是一致的：「你怎麼是美國人，你明明是中國人嘛。」我只得告訴中國人沒有一個標準的美國人概念。比如說，我就認為自己是美國人不是中國人，當然我也會說自己是華人但不是華僑。

我親歷過這種尷尬，我擔任口譯時，中國人似乎不放心我的美國英語是否純正，是否真能把他們的話翻譯成標準英語。中國人擔心的是，你的模樣是和我們一樣地道的中國人，你又能講一口沒有洋味的北京話，怎麼看你也不像個美國人，因此你一個華人不可能了解真正美國人的思維，也就不可能把你當做美國的代表。

我與白人朋友交流中國的生活經驗時，白人朋友常常很驚嘆我的遭遇。比如在學校附近的郵局，每回我取包裹時都頗費周章，工作人員總要求我去另一櫃台再開一次票，然後站在一旁等著。而我的白人同事則從未被要求開什麼票，職員小姐一見是白人，當即就笑臉相迎麻利地為外賓辦妥了一切。在賓館、商店等公共場合，華裔美國人很容易察覺出，服務員對華裔沒有對白人「外賓」那麼殷勤有禮，由於經常碰到這類低白人一等的待遇，華裔大都感受到了某種程度的心理傷害。

■